

中說
風俗通義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署

中說

風俗通義

卷之四

風俗通義

中說序

功徵而道
亦見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也。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投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闕子明傳，凝因言闕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隨書而亡矣。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俎，帝閭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為引註以翼斯文。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誇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子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

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髮靡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阮逸序

中說目錄

卷上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卷下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闕朗篇

中說卷上

隋

龍門王通著

峽江邊祚游校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感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三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

微也吾得皇極讚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益其志矣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夫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平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泣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卓哉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數命矣書曰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定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扈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平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物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平吾察之久矣目見忽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通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衛

矜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己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目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吾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闕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宏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妾子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丘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序音若墳窟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肉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

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提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疑也若谷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飲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庸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察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宏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一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勸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

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久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濶不可格於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子燕居董常實感信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以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賡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絕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憊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

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寬者或贊曰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事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房元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極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饌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貴國掌命視民如傷至為不終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違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元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蓋從之乎子曰吾與子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屬房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貴之以忠無定民而貴

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平、史平謂陸機、文平、文平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滯，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畧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元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歡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爲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與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吾於詩書也下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隣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為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馬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曰曰奚適而無票○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

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奉之餘醢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甯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高也潛其弊也寢憂憂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閑闕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元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無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無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善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日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豈能正乎成王終凝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益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

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其明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言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

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模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置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郤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郤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履具必直字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道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文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溢又所以為能也子謂晁厓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讚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海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毫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元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元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公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何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好勇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雄自勝者英雄問男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

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賈瓊請上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告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達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心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王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臯鼂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含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

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不易皆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直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指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鄧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則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采詩曰采芣苢非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續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佚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卿人乎志其慚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其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忘乎子曰人能宏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